

1998年直木奖入围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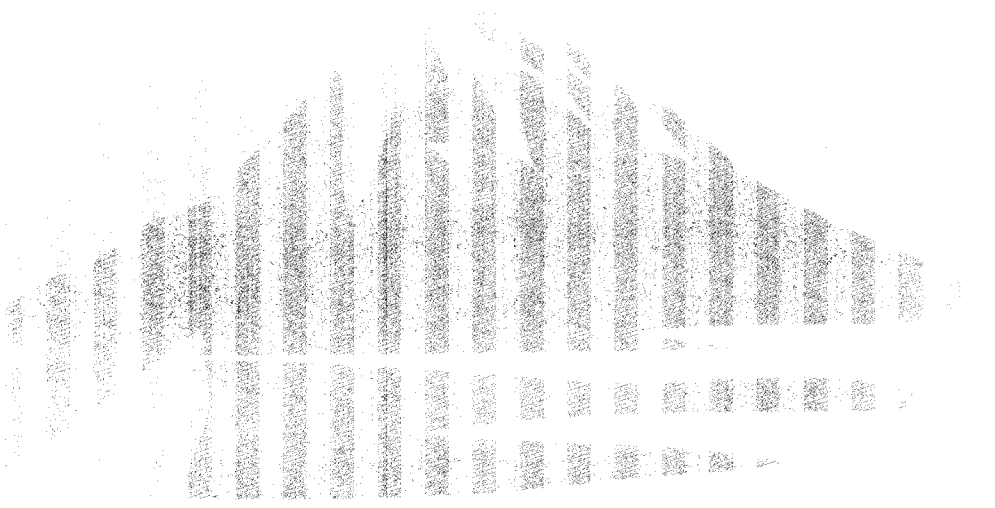
兄弟

[日]中西礼 著
Nakanishi-Rei

兄弟

大哥，受了你许多的关照，
谢谢你当了我的大哥。
谢谢你兄代父职。
谢谢你带给我许多的折磨。
并且，真的、真的
感谢你终于死了。

文化艺术出版社



兄弟

[日] 中西礼 著
李孟红 译

文化艺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兄弟/(日)中西礼著;李孟红译.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2. 11

ISBN 7-5039-2287-7

I. 兄… II. ①中… ②李… III. 自传体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8095 号

版权登记号 图字:01-2002-5324

KYODAI by Rei Nakanishi

Copyright (C) 1998 by Rei Nakanishi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 Shunju Ltd., Japan.

Chinese soft-cover rights in P. R. C. reserved by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Rei Nakanishi arranged with Bungei Shunju Ltd.,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Japan.

兄弟

著 者 [日]中西 礼

译 者 李孟红

责任编辑 斯 日

装帧设计 刘宝华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电子邮件 whyscbs@126.com

电 话 (010)64813345 64813346(总编室)

(010)64813384 64813385(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0.875

字 数 210 千字

印 数 1—8 000 册

书 号 ISBN 7-5039-2287-7/1·1046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中文版序

此次,我的小说处女作《兄弟》被翻译成中文,令我感到非常地高兴。我因这部作品而得以被认同是小说家,也因此得到勇气而写下之后的《长崎小调》^①一书,并获得第一百二十二届直木赏文学奖。说起来,《兄弟》是令我难忘且值得纪念的一部作品。

这部小说是以我个人所经历的事情为题材写的,虽然有虚构,但没有谎言。如果读者认为全部都是真人真事也没关系,认为全是谎言也可以。

的确,到底应该坦诚到什么程度,是作者在写这部作品时不断在思考的,不过这一点应该是和读者没有关系的。

我只想按照我的意思,诚实地写写看而已。

当我知道大哥死了的时候,我在内心里轻声地欢呼:
“万岁!”

我并不是不知道,那是多么非同一般且冷酷无情的

^① 原名为《长崎ふらふら節》,在此暂译为《长崎小调》,1999年11月由日本文艺春秋社出版。

反应,可是那却是我真真实实的感慨。因为我一直期待着大哥的死。

我想探索自己欢呼“万岁”的心理。这虽然成了我写这部作品的动机,不过,为了能从那个动机寻到正确的结论,这部小说必须从我欢呼“万岁”那点写起。而且要趁我那份由衷的感慨尚未冷却的时候。

我很怀疑是否在经过一年、两年之后,我还能身处在相同的感慨里。因为时间是会让人遗忘的,而遗忘是会让所有的事情都美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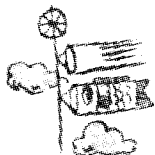
我在大哥过世半年后,写下这部小说的第一行。之后,就是循着那第一行的感受不断地探索下去。

为什么我会欢呼“万岁”呢?为什么我会恨大哥恨到那种地步呢?

死后,被亲弟弟高兴地欢呼“万岁”的大哥,在弟弟的心目中究竟是何种面貌?这两个人到底是什么关系?背后到底隐藏了些什么呢?到底是什么把大哥变成了那样一种畸形的怪物?说不定这一切都是弟弟本身造成的。而我们兄弟间的情义到底又是什么?我一面想着这些问题,一面写下去。

我思索的一切都是过去发生的事实。这部作品要写成私人小说^①还是自传小说,并不是一个大问题。我始

① 以作者本身为主人公,排除任何虚构的情节,在作品中描述自己的生活体验,以披露作者自身心境为主。是日本近代文学特有的一种小说类型。



终只是想知道自己的那句“万岁”所蕴涵的意义。

写完之后，它成了一部数百页的小说。当我看着堆积如山的稿纸时，我有一种仿佛将埋在胸口的块垒全挖光了似的感觉。也就是说，我对大哥的所有爱憎全消失了，我感到胸口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空洞。

我不知道那算是净化，还是解放？总之，我尝到一种很奇妙的愉悦。

虽然从该隐和亚伯^①的时代起，兄弟阋墙的故事就出现在人类的历史上，然而我却从未想过要写自己和大哥的爱憎剧。我知道，就算那是多么离奇的故事，把兄弟不合的事情写出来，别人一点儿也不会感兴趣的。

其实我最想描写的是，大哥与弟弟这两个人所处的舞台，也就是日本这个国家，以及昭和^②那个时代。

大哥是在昭和那个时代里所产生的魔鬼，而弟弟也是在昭和那个时代里被制造出来的。昭和的繁荣大大地影响了幻影般的弟弟，同时也把魔鬼愈变愈坏。大哥是弟弟，弟弟是大哥，如果一边是光，另一边就是影。在光影交错的背后，便是造成这两人活生生的国家与时代。

这虽然是一个私人的故事，但是如果能够让读过的人，透过兄弟这样平凡的关系而浮想起日本这个国家与昭和那个时代的话，便是我身为此书作者最大的欣喜。

① 根据《圣经·旧约》的记载，该隐为亚当和夏娃的长子，他杀害了弟弟亚伯。

② 昭和，1925年—1989年。

在此,希望这部作品能对日本与中国两国间的了解
与友好有所助益。谢谢。

中西 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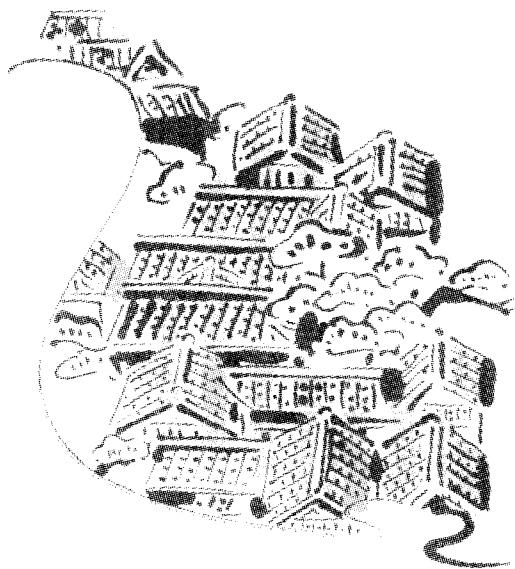
KYODAI
兄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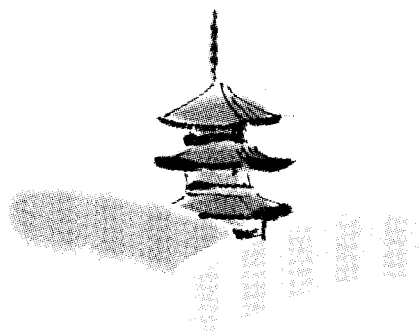
悲哀的大哥！拜那家伙之赐，
我不知度过了多少不眠的夜啊！

——法国诗人韩波

(Arthur Rimbaud)

《流波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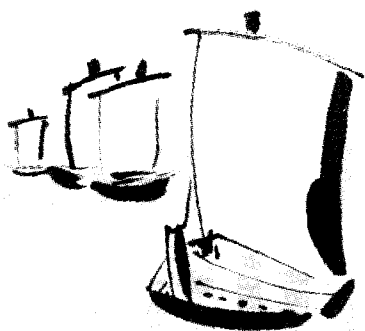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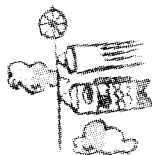
中文版序	/ 1
第1章 大哥之死	/ 1
第2章 小樽	/ 27
第3章 日本海	/ 65
第4章 青森	/ 89
第5章 大井町	/ 131
第6章 浅草	/ 179
第7章 中野	/ 231
第8章 诀别	/ 287
末 章 绊	/ 315
译者后记	/ 336

第1章

大哥之死

大哥,受了你许多的关照,谢谢你当了我的大哥。谢谢你兄代父职。谢谢你带给我许多的折磨。并且,真的、真的感谢你终于死了。





1

大哥死了。

当大姐打电话来通知我的时候，我不禁暗自欢呼：“万岁！”这一刻我等了十六年。漫长的十六年。

我看了看表，下午六点半。

我看看窗外。天空一片黄昏降临的颜色。像是泛红的银色海面，划过一道紫灰色的云带。上方是红紫色的天空，渐往上则呈现泛金的赭红，最后变成等待星星出现的风信子般的白夜的颜色。多么安谧的颜色啊！虽然自然界中并没有所谓安谧的颜色，但我就是想叫这个没有星星、没有月亮、也没有太阳的秋天的天空是安谧的颜色。

江之岛的灯塔每隔八秒闪烁一次。微红的天空里，富士山露出一黑头。山脚下大矶的街灯开始亮起。前方，江之岛游艇港的霓虹灯像烟火般热闹地闪烁着。镰仓海岸的公路上，车辆的前照灯与尾灯不断地交错着。这是大哥死的那天世间留下的景色，我企图留下这片记忆。

一不留神的话，我说不定会哭了出来。不过，也许我

会马上从哭丧的表情中泄露出一丝笑容也说不定。总之，我一语不发，表情僵硬地下了楼。

然而，当我开口说“大哥死了”这句话时，我的声音高昂得一点也无法隐藏。

我心想，当妻子百合子听到这个消息时，一定也会在心中闪过小小的欢喜。我仔细地观察她，但是——

“噢？什么时候？”

出乎我的意料，妻满脸惊愕地问道。她的表情使我感到些许愧疚。

“刚才，六点十分。”

“快，我们快赶过去呀！”

“去干吗？”

“我本来就打算，要是大哥有个三长两短的，一定要过去帮忙的。就算你不去，我也会过去的。”

“我可不想去咧！”

“好，那我自己去。”

“很远啊。”

“即使再远也要去。”

我们心自问，是去还是不去？感情就是再坏，人死了，也就一笔勾销了吧。应该去瞻仰一下遗容比较好吧？人死了，一切就等于和解了不是吗？我该怎么办才好呢？

我曾下定决心，就算大哥死了，我也不会为他守夜，更不会去参加他的葬礼。然而此刻，另一个我却完全与此不同：“我想去。”而且反正都要去的话，干脆就在他死的当天赶过去。



“好吧，那我也一起去好了。”

我要亲眼确定大哥已经死了。我在心中忿忿地嘀咕着。

“就七点半出发吧，那么十点就可以抵达。今天龙介也在家，可以让他来开车。”

“桃子呢？”

“当然一起去呀。回来大概也天亮了，明天就向学校请一天假好了。”

出发前，我和妻并列站在神坛前，点亮了神坛灯，双手合十向神明报告大哥的死讯。接着又点上佛坛的灯，燃了一炷香，敲了钟，拜托往生的父母：“您们的长子刚刚去报到了，往后就麻烦您们多关照了。”

我对自己如此的行动感到讶异。不过，双手合十时，不能否认，我是怀着解脱的心情面对大哥死去的事实。

车子从高速公路驶离东京。一进入新大宫交流道，天空便开始下起细雨，耳边响起雨刷僵直摆动的声音。

车子由龙介驾驶。他今年二十四岁，在商业剧团里担任助理监制一职。他的工作多半是在晚上，今天碰巧休假待在家里。如果他今天不在家的话，我大概也没有这股劲儿连夜赶到大哥那里了。这其实有些凑巧。但不管怎么说，反正我觉得现在自己这么做是对的。

“我和大哥断绝兄弟关系是在十六年前吧。桃子今年十四岁，所以还不曾见过伯父哩，龙介大概还认识的。”

“我还曾经在伯父家过夜呢！我记得很清楚。可是，

不知道为什么和他总是不亲。”

“大哥是那种除了女人以外，什么也不感兴趣的人。所以小孩子对他而言，简直是无聊透顶的东西。就连对他自己的孩子也是如此。”

“可是，我记得他给过我压岁钱呢。”

“他倒是很在乎那一类的事。里头一定放了不少钱吧？”

“在那年头，红包里竟然放了一万元之多，我吓了一跳呢！”

“他就是爱面子。”

“我们还一起下过棋呢！”

“他一定下得很差吧？”

“嗯，是我赢。”

“他连念小学一二年级的你都赢不了，可见他的程度有多差。就连说谎也是一样，他老是编一些容易被拆穿的谎言，一听就知道是假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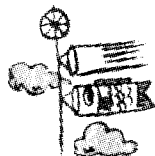
“他拿‘银’和‘飞车’加上‘桂马’，打算强行攻破中央。”^①

“如果那招不管用的话，他便胡下一通，反正怎么玩都是输的，于是只好拖着一只王将到处逃了。”

“最后，走投无路。”

这简直就是大哥一生的写照。

① 为日本将棋攻击法之一。



如预期般地,路上花了两个半小时。

这就是大哥走投无路的地方。我边想边爬上又暗又窄的楼梯。大哥的家位于一栋没有电梯的四层楼公寓的三楼。我气喘吁吁地爬上了三楼,玄关的大门敞开着。

“让你们大老远地赶来,真不好意思。”

大嫂美津子低着头说道。十六年没见,她的身子似乎显得小了许多。

“阿礼,谢谢你来。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的。真高兴。”

大姐和代笑中带泪地对我说。

“这种时候总不能不来吧。”

“我多希望你能在大哥生前见他一面啊!”

“就是因为他死了,我才来这里。不是吗?要是他现在活着的话,我掉头就走了!”

今晚是守夜的日子。

只有大姐夫妇及大哥三个孩子之中的长女智子来了。大家正忙着处理大哥的后事。

人死了,照理说家人是会将家里稍做整理的,不过这个两室一厅的家,也显得太冷清了。我甚至怀疑,这真的是大哥的家吗?怎么一点也嗅不到他的气息?

“大哥一直住在这里吗?”

我脱口说出了自己的疑问。

“这房子啊,孩子们嫌爸爸太荒唐、不可靠,说我们分开生活比较好,所以就出钱合买了这房子让我住。他呀,一直都住在外面的。可是,有一天病了,就突然闯了

回来。”

“死的时候，规规矩矩地死在老婆身边，最后的一程算是老实地走完了。”

“就是啊。他可倔强呢！有钱的时候，从来不会想到我，等到山穷水尽时才知道要回来。我呀，真是不值！”

“辛苦你了。”

“对他而言，这个家是只有在没钱、生病时才回来的地方罢了。”

美津子说话时有耸肩的习惯。事隔多年，我又看到她当年的样子。

“他回来时孑然一身。现在就躺在那里，去看看他吧！”

大哥躺在八帖大和室^①的被褥中，枕头的方位在北^②。他仿佛是躺在陌生人的家里，好像是为了赴死才拖着肝硬化的身体回家似的。

大哥还戴着眼镜。紧闭着的双眼上面，架着一副银色的金属框。平坦的脸上架着眼镜，很奇怪的模样。

我问大嫂：“为什么要戴上眼镜啊？一般人死了不是不戴什么眼镜的吗？”

“他可是固执得很呢！连在医院睡觉时，都一直戴着眼镜。”

美津子用她五十年来一贯顺从丈夫意思的口气

① 八张榻榻米大的日式房间，两张榻榻米的面积即为“一坪”。

② 人死后，将其枕头移置于向北为日本习俗。